



斯帝适品  
Stussy products

# 青春 无小事

Youth

慕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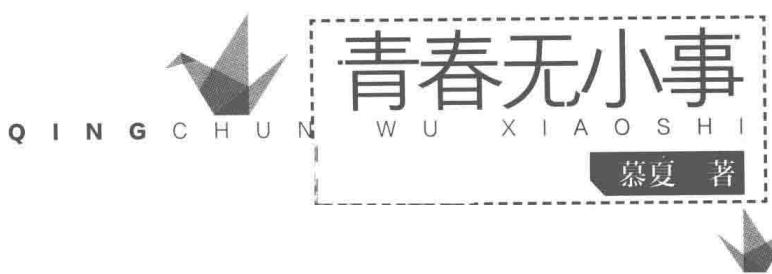
- 每段青春都值得耗费心思!
- 每段小事都能幼稚成诗!

那些幼稚的、执拗的、懦弱的、暴躁的琐事

并非不值一提，  
它是琥珀色青春里的专属纪念品……

慕夏 重磅推出破迷茫  
立青春之作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 ) 数据

青春无小事 / 慕夏著. --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 
2018.3

ISBN 978-7-201-12917-4

I . ①青… II . ①慕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  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8306号

## 青春无小事

QINGCHUN WU XIAOSHI

---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 
出版人 黄沛  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 
邮政编码 300051  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  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  
电子信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玮丽斯  
策划编辑 石中玉 王霞  
装帧设计 阳光

---

制版印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 
印 张 8.5  
字 数 143千字  
版权印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 
定 价 29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# 目录



第一章	军训这件大事	001	O I G C
第二章	绝交这件大事	027	H U N
第三章	和好这件大事	053	W U
第四章	偏心这件大事	077	X I A O S
第五章	父母离异这件小事	103	H I

# 目录



## 第六章

被“借钱”这件小事 129

## 第七章

撒谎这件小事 155

## 第八章

吵架这件大事 181

## 第九章

生日这件大事 207

## 第十章

青春这件大事 237



## 第一章

### 军训这件大事



青春无小事

QING CHUN WU XIAO SHI



“所有人注意了！集合！”

“这才休息了五分钟……”

“跟我讲条件？那就准备做俯卧撑！”

新生开学才两个礼拜，一群“小雏鸟”就被磨刀霍霍的教官拉到大山深处去搞军训。一天三顿都是什么炒肉，但愣是看不见肉，吃不好，睡不香，离了巢的“小雏鸟”吃尽了苦头。有扛不住的拿起手机打电话诉苦，然而等举着智能手机找不到信号，这才知道大事不好！

吃了苦头，“小雏鸟”们愤愤不平，准备造反给教官一点颜色看看！结果第二天训练教官拿着家伙就要了一招脚踢木板、手劈砖头，愣是把一群毛头孩子吓得够呛。哪怕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也得看看是哪只虎呀！于是一班的所有学生都知道，这个教

官惹不得！

大个子教官正扯着嗓子喊：“集合！集合！听见没有？还有人呢？”

从外班休息回来的女生，还是捋了一把老虎胡须，结果被大个子教官叫住了：“站住！”

潘晓婳嬉皮笑脸企图躲过一劫：“教官，教官高抬贵手！”

大个子教官一看，潘晓婳——总往外班跑还屡教不改的人！他决定教训教训她：“哎哟，我们校花又叛逃到隔壁班去了，你就不能把帅哥拐到我们班来吗？怎么一解散休息就往二班跑？”

潘晓婳艰难地保持微笑，她并不是什么“校花”，只是教官点名的时候把“潘晓婳”叫成了“潘校花”，还乐滋滋地老管她叫“校花”，搞得这个外号被彻底传开。潘晓婳从前是顶不喜欢别人给她取外号的，所以小脸气成包子样，却并不敢真跟教官计较，迫于教官空手劈砖的威严，她只能生生地忍受了：“下次不会了，张教官。”

教官特喜欢看学生们一脸憋屈却什么也不能说的样子，他佯装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校花啊，你这个政治立场不对呀！我们和二班那是竞争关系，你老往二班跑，你这样我很为难的呀！”潘晓婳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队列里就有男生喊：“叛徒！”教官乐不

可支地笑了，刚刚认识的新同学们也发出嘻嘻哈哈的笑声。

潘晓婳站在队列之外，成为所有人的调侃对象，心里的落差大得跟黄果树瀑布似的。她可从来没受过全班群嘲这种待遇，别说以前有两个超级护短的竹马别人根本不敢这样对她，而且她本身也是人高马大的，女生蹿个子蹿到一米七，谁敢欺负？

然而升学之后一米七就不够看了，起码在男生堆里不够看，潘晓婳看着比自己高出一截的男生和教官，不自在地跺脚，问：“教官我可以入队了吗？”她总觉得自己像个炮仗，被人多看几眼就要爆炸。

还好没等她爆炸，教官大手一挥，恩准了，看着她进入队列，教官又笑着说了一句：“你再这样，我可把你打包送二班去了啊！”

“好呀！”潘晓婳当即回答道。二班就是她一解散就跑去玩的隔壁班，她的两位竹马都在二班。他们的故事并没有“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”这样青涩，在还有些害羞的少年时代，他们管自己叫“三剑客”，做些偷柿子、摘石榴、把炮仗丢到下水道里头的熊事。算不上侠客，只能算是小区和学校一霸。不生事、不找事，就是总喜欢搞点大事，让家长、老师抓不到把柄又哭笑不得。

前两次升学，三人焦不离孟、孟不离焦，若是分开了，找家长帮忙疏通疏通，三个人就又能待在一个班级了。但这一次出了意外。

潘晓婳又退回来，重复问：“真的可以吗？”

教官怒道：“可以你个锤子！入队，训练！”

潘晓婳傻乎乎地问：“锤子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啊？”教官不理她，她被一个男生拽了一把，男生咬牙切齿地道：“锤子就是你做梦去吧！叛徒！”潘晓婳虽然有点一根筋，但也不是傻，“叛徒”这个说法不是在开玩笑吗？眼前这个男生怎么像是当真了呢？

没给她继续发问的机会，教官就开始整队训练了。

军训旨在快速将新班级淬炼成一个集体，接下来的训练是和默契度、信任有关的，像是两人一前一后同方向站立，前面一人往后倒，后面一人接住；或者一人站在高台上，背对众人倒下，众人接住。游戏没什么难度，就是要克服本能的恐惧，建立与队友、团队之间的信任罢了。但是不巧的是，潘晓婳和刚刚那位过分认真的同学一组。

教官一声令下，前一组人直挺挺地向后倒下，被后一组人接住。这时，飞快地报到第七个来了，潘晓婳长得高站在第十个，



刚刚冲她发火的男生面容刚毅地瞪着她，像是在拷问特务一样：

“你先！”

谁知道你会不会接住？潘晓婳暗自揣度，聪明地说：“你先吧，我力气大能接住你。”男生不跟她计较，便转身直挺挺地往后倒，潘晓婳张开双手在对方掉到一半时捞住了对方张开的胳膊。男生站起来，冷笑一声：“到你了。”

怎么听怎么像给叛徒执行死刑。潘晓婳打了一个哆嗦，因为角色调换之后又执行到第五组了，潘晓婳只好转过身去，准备在第九组顺利报数之后倒下。

潘晓婳的左手边有人报数：“八！”然后视死如归地往后一倒，被身后的人接住，紧接着又有人喊了一声：“九！”在前一人倒下之后，潘晓婳回头看了一眼男生，只见男生冲她冷冷一笑，说：“你放心，不会摔着你。”

这样说还不如不说，一说她更不放心了。可是游戏规则就是这样，潘晓婳只能执行，她深吸一口气，大喊一声：“十！”接着，她张开双臂完全把自己的后背交给自己的同伴，直挺挺地往后倒。在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克服恐惧往后倒也是一件可怕的事，虽然你知道会有人接住你，但在你没被人接住之前，你的心都是提着的。

下落的时间不到一秒，但在潘晓婳心里却过了很久，直到男生接住潘晓婳，她才放下心来。她挣扎着想要站起来，却被男生扣住，他在她上方说：“你以为我会让你摔下去吗？”

潘晓婳被他扣在半空中，全身的支点只有脚和男生接住的上半身，她大部分的力量都是依靠在男生手臂上的，男生如果松手，她必然要摔一个大马趴。

“你让我站起来！”

男生无视潘晓婳的激动，神气地说：“这只是小惩大诫，如果你继续做叛徒，做二班的走狗的话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！”说完，他把潘晓婳往前一推，让她站直了。

“你有毛病吧？”潘晓婳掉转过头，“我去见我朋友，关你什么事？说什么走狗的，你拿错剧本了吧？”

男生被她激怒了，脸上泛红：“你这个汉奸、卖班贼，没想到你勾结外班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！”

潘晓婳看男生说的一脸义愤填膺，说出来的词语一套一套的，简直就像是抗日剧里根正苗红的经典台词，而她则是被皇军银票、帅哥吸引的走狗汉奸。她有些无厘头地逗弄道：“其实我是间谍！双面间谍，你懂吗？就是《哈利波特》里面……”

没等她说完，男生就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，脸上泛着的红光

更像是惊喜，他握着潘晓婳的手郑重地摇了摇：“我知道，潜伏！渗透！战火连天！”男生一口气报了一堆抗战剧、谍战片的名字，十分欣慰地说，“同志，辛苦你了！”

潘晓婳坦然地接受着小同志崇拜的目光洗礼，淡定地说：“不辛苦，不辛苦，大家都是为了一班更好的明天！”没等她把手抽出来，一个外力强行分开了两个人握着的手，潘晓婳看着男生的手从自己手上被扒拉下去，这才视线上移，见到了执行“分手”行动的人。

这个人特别高，一米七的潘晓婳也要抬头看他，一身军训服穿得笔挺，热辣辣的太阳也没让他的脸变黑，浓眉大眼，看面相是个性格爽朗的男生。

然而这个男生此时此刻却凶神恶煞地对着潘晓婳吼：“你们干什么呢？拉拉扯扯，像什么样子？”

潘晓婳却一脸惊喜：“穆长华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你能来找我，我还不能来找你了？”穆长华是潘晓婳的“竹马”之一，他满脸不满地对着潘晓婳嚷嚷，“你们不都解散了吗，怎么不过来找我？走走走，跟我过去玩。”

潘晓婳回头一看，果然队伍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解放了，想来是军训接近尾声，教官们管得没有那样严格了。

这时，那个男同学插入话题：“校花，你要把握机会、深入内部，但一定不能忘记本心！”

穆长华好奇地插了一句：“什么本心？”

男同学一本正经地解释：“时刻谨记自己是一班人，就算去了二班也不要忘记自己间谍的身份……啊，糟了，我泄露机密了！”男同学脸发白，不知道脑补了什么情节，俨然觉得眼下的情景是被他捅破了天。

谁料穆长华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别想了，她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绝不会效忠你们！”

潘晓婳哭笑不得地遮着眼睛，何必拆穿？

耿直的男同学如同一口老血梗在胸口，手指着潘晓婳，如同壮士临死前不甘地指责：“你这个……叛徒！”

怎么能叫叛徒呢？她没把自己当作一班人啊！

一般来说，一个外班人进入另一个班级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适感，有人称之为没有归属感。没有熟悉的朋友，没有朝夕相对的同学，哪怕课桌摆放方式一样，哪怕大家都同样不熟悉，外班人都会有种入侵别人领地的感觉。

但潘晓婳毫无不适感，因为不论是一班，还是二班她都没有什么归属感，只希望身边有两个人而已。这两个人一个拉着她的



手，一个在目的地等着她，如同以前一样，这就是她的归属感。

等着她的男生也很高，影子在日光下拉出老长，影子黑乎乎地，一如他背着光的脸，让人看不清表情。

潘晓婳高兴地冲他挥手，又把手放在嘴边，喊：“庄信！”

庄信似乎是在春日未消的旧冬残冰，那是许多冰雪几次凝固而成的，即使被春日消融也带着凉意。他看着兴高采烈向他奔来的潘晓婳，等她来了，他却只是漠然地扫视一眼，然后看向穆长华，质问：“你怎么又把她带过来？”

空气有一瞬间的凝固，片刻后，穆长华爆发出大笑：“哈哈，完了，他嫌弃你了，这点仅剩的友谊也要耗没了！”

庄信冷然地看着他，不与潘晓婳直接对话：“她跟着我们跑有什么好处？你问问她记得班上几个人的名字？”

潘晓婳挤眉弄眼，辩解无能，她还真不记得几个，但嘴上不能输：“可她们也没有好好记住我叫什么啊！”

庄信斜睨她一眼，对她顶嘴的行为投以警告：“那你就好好跟人家做自我介绍，你在你们班有认识一个朋友吗？”

潘晓婳眼观鼻、鼻观心，心中吐槽：来上学又不是来玩丢手绢，还非得找几个好朋友不成？朋友，贵精不贵多，她觉得自己有庄信和穆长华就够了。一班混不下去那就换班呗！

“我换来二班不就成了？我在二班有熟人啊！”潘晓婳喜滋滋的，反正她待在哪儿也是跟着庄信、穆长华转，打小就这样。

穆长华也跟着乐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庄信非得把潘晓婳赶开，说什么她需要几个同性朋友，别逗了，潘晓婳压根没觉得自己是个女的！穆长华大大咧咧开口：“就来二班，我去找我爸，让他想想办法把你换过来！反正当初也是我爸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庄信火冒三丈，最烦自己的计划被人打乱，“你闭嘴！除了你爸你还能炫耀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最后一秒，穆长华把脏话咽回肚子，他怒着一张脸斜睨着庄信，“庄信，你够了啊，别显得什么都是你最行，我只是……”

庄信冷着脸，把穆长华上下一打量就让他收了声，又继续教训潘晓婳：“你以后别来二班了，我没工夫带条‘尾巴’转悠，你不想结交新朋友，我还想！”说完他就走了，留下傻了眼的穆长华和白着脸的潘晓婳。

潘晓婳失了主心骨般喃喃自语：“他，他怎么这样了？”

这还是那个闯了祸却冒险回来救她，死活不肯把崴了脚的她丢下的庄庄哥哥吗？

“什么破脾气？还不是你们惯的！”穆长华冲着庄信的背影



冷笑，“全世界都围着他转，一点不如意就要发脾气，我要不是看在打小的交情的份上，我会让他？”

潘晓婳失神地看着穆长华，没想到他竟然有这么多的牢骚。

穆长华被看得不自在，挠了挠脑袋，逞强道：“看我做什么？本来就是！还结交新朋友，要不是我带着他，二班有几个买他的账？”

更多的话穆长华没说出来，他总觉得庄信把自己当小王子，发号施令、冰山设定，虽然一张脸长得好看，但现在哪还有小女生吃这一套？换成男生就更不成了，随时随地都能把他揍趴下！

潘晓婳彻底慌了，咬着嘴唇，战战兢兢地说：“穆长华，你怎么了？”

怎么忽然这样了？

她被吓到了，原以为只是自己偏离了轨道，所以她才一有空就往二班跑，打电话叫母亲帮忙想办法换班。她想自己回到有庄信和穆长华的轨道，却不知道他们何时已经分道扬镳。

穆长华深吸一口气，浑浊的气息堵在胸肺里，吐出来就是满满的恶意，他凝视着潘晓婳，眼里没有一贯的惬意，只余下深深的负累。

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一开学就什么都变了？